

古顶楼里的秘密

〔美〕卡罗琳·凯恩 著
魏如尧 董益坤 译



古顶楼里的秘密

[美]卡罗琳·凯恩 著

魏如尧 董益坤 译

明天出版社

1991年·济南

古顶楼里的秘密

〔美〕卡罗琳·凯恩 著

魏如尧 董益坤 译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25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86

ISBN 7—5332—1191—X

I·228 定价：2.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侦破小说。在一座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顶楼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迷惑不解的疑案：失踪的小女孩、被盗的乐曲、奇怪的夜徘徊者等等。为了侦破疑案，女侦探南希冒着生命的危险，与罪犯展开曲折复杂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胜利，古顶楼里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

小说构思奇特，悬念横生，读来惊心动魄，广大小读者一定会喜欢它。

目 录

第一章	挑战	1
第二章	一栋旧楼房	9
第三章	失踪的孩子	21
第四章	模糊的人影	32
第五章	骷髅架	39
第六章	可疑的窃贼	47
第七章	禁止入内	57
第八章	风之歌	63
第九章	黑寡妇	69
第十章	奇怪的气味	78
第十一章	蓝色的瓶子	87
第十二章	夜徘徊者	96
第十三章	被锁在工厂里	102
第十四章	地下逃脱	109
第十五章	烟雾	118
第十六章	神秘的抽屉	125
第十七章	令人不愉快的来访者	130
第十八章	监视	138

第十九章 壁纸背后	146
第二十章 理不清的乱麻	155
第二十一章 诗里的线索	162
第二十二章 蒙盖的天窗	168
第二十三章 深夜之声	174
第二十四章 陷入困境	179
第二十五章 捕获罪犯	186

第一章 挑 战

“简直不可思议，到这里面去寻找线索，南希，但这的确是别人要我去做的一桩新鲜事。”

南希的父亲卡尔逊·迪鲁是位律师，眼睛盯在一包用蓝色丝带捆扎的信上，这包信是他刚刚从衣袋里掏出，放在餐桌上的。

“是关于哪方面的线索？”南希边问边急切地注视着父亲准备要解开的丝带。

“一些迷失的乐曲。”

“什么类型的乐曲？”南希问。

“流行乐曲，我想，一些还未出版的流行乐曲，”迪鲁先生回答说。“这件案子确实不符我的口味，我知道，这是一些爱情方面的书信和……”

南希笑了。她父亲是河流高地一带的著名辩护律师，他的机智和清晰透彻的思维使他胜诉了许多棘手的案子。

看到他拙手拙脚地解用丝带捆着的那包爱情书信的系结时，使人感到有点幽默可笑。女儿连忙伸手帮他去解，他的脸上露出了轻松的表情。

“请告诉我关于此案的更多细节，”南希请求说，“或

许我能帮上您点忙呢。”

“我相信你能，”父亲微笑着回答。迪鲁先生慈爱地看着站在自己身边、亭亭玉立长着蓝眼睛的女儿，一种做父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女儿是那样地充满魅力和具有超凡的才智，她用自己的智慧破了许多别人难以破的案子，从而赢得了很高的名声。自她母亲死后，多年来她与父亲一直互相体贴，相依为命。在处理一些棘手的案子上也是相互启发，彼此采纳对方的建议。

迪鲁先生知道，总有一天，南希要出嫁，离他而去，但是他希望这件事发生得越晚越好。南希有许多朋友，既有男朋友，也有女朋友。她的特别好的朋友有贝丝·玛文和贝丝的表妹，一个叫乔治·芬妮的姑娘。父亲已经注意到，使她最感兴趣的一个小伙子叫内德·尼克森，现在是伊莫森学院的学生。

“爸爸，如果你不想插手‘迷失的乐曲’这件案子，”南希说，她的眼睛闪耀着聪颖的光。“那么我则乐而为之。告诉我在这些书信里要找寻些什么？”

“我不知道，”父亲回答。“委托人提的要求含糊不清。今天下午，当我不在办公室的那会儿，有个上了年纪，叫菲力浦·马奇的先生来访，并把这包信件留给了我的秘书，他要我通过阅读这些书信，看是否找到有关乐曲下落的某些暗示。”

“谁创作的那些乐曲？”南希问。

“不知道。”

南希这时已解开丝带，把那些信递给父亲。他从中拿出

一封便急不可耐地读起来。

“我看不出任何线索。”过了一会律师说，“请读这里，南希，看你能否看出些什么来。”女儿迅速地浏览了一遍那封信。这是一个名叫菲浦的战士四年前写给他爱妻考妮的一封信。

“我也没看出任何线索。”南希说，“能否推定菲浦是菲力浦的小名或者他就是马奇先生的儿子？”

“或许是。”迪鲁先生同意说，并把其它的信件递给女儿。“读这些信，使人感到有些难为情。情书从不意味着可由外界阅读。”

南希尊重父亲的观点。然而，她觉得如果马奇先生是写信人的近亲的话，他是不会轻易把这些书信给外人看的，除非他这样做是因为有某种重要原因吧。

“您见过马奇先生了吗？”女儿问。

“还没有，但是我想，在几英里之外的河上游有一户有房地产的家庭，他或许是那个家庭的一名成员。看来似乎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与这个家庭有联系，但是我记不起来那是什么故事了。好了，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有关这些书信的缘由了。马奇先生今晚要来这儿。”

南希热切地盼着老人按动门铃这一时刻的到来。在她等待的那段时间里，她又读了一遍这些书信，在其中一些优美的韵文段落上，难免细细品味一番。然而，没有任何一处可使她发现有关丢失或藏匿的乐曲的线索。

“难道这些韵文是一些乐曲的歌词吗？”她沉思着，“或

许它们是……”。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南希赶紧把来访者迎进门来。他是一位上了年纪，满头灰发，仍留有某些军人气质的绅士。他的衣着尽管有些陈旧，但皮鞋擦得很亮，西服也熨得很平整。他朝南希礼貌地鞠了一躬，并自我介绍说他是菲利浦·马奇。

“噢，是的，我父亲正期待着您的到来呢。请进！”姑娘邀请说。

南希引领着来者进入会客室，卡尔逊·迪鲁正在那儿等着客人的到来。当南希转身准备离开时，马奇先生要她留下来一起听客人讲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客人有点力不从心地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

“迪鲁先生，给您添这样蹊蹺的麻烦，我深感歉意。”他开始讲起来，声调里带有倦意。“今天下午，一种绝望的感觉笼罩着我。我想起了您，出于一时冲动，我便冒昧地去办公室找您。我想您和您的女儿曾帮助过许多人，也一定会给我一些帮助和建议的。”

马奇先生面色苍白，心神不定。为了给他一些时间安下神来，南希递给他一杯水。这似乎使他稍微振作了一点。迪鲁先生和蔼地询问他：那些信的作者是不是他的近亲。

“是的，他是我的儿子，我唯一的儿子，”来访者伤感地说，“实际上我只有他一个孩子。像我一样，他曾是一名战士，但是，四年前，在一次异国他乡的战斗中，他献出了生命。”

“对这样的不幸我深表同情。”迪鲁先生同情地说。南希紧接着也说了几句宽慰的话。

“菲浦——是我儿子菲力浦小时候称呼自己时用的名字。后来这个名字就叫开了。”马奇先生继续说，“菲浦娶了一个可爱的妻子，但是她在菲浦牺牲后不久也过世了。现在我的亲人只剩小苏珊一个人了。”

“她是您的孙女吗？”南希问。

“是的，苏珊今年六岁了，我想把她留在我的身边，但是……”老人说到这儿闭上了眼睛，好似去遮住一幅令人忧虑的画面。“面临着一贫如洗的境遇，我将失去苏珊和我的家，除非菲浦的乐曲能找到和出售出去。”

“请您告诉我们有关乐曲的更多细节好吗？”南希恳求说，老人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她。

“或许我应把我的家庭作为我要讲的一个开头。马奇家族过去曾是值得自豪和富有的，我们数代人都是住在河流高地。到我这一代，家境大不如从前了，但我也绝不想成为一个向慈善事业要求施舍的人，我儿子菲浦若有知的话也绝不会让我那样做的。”

马奇先生停顿下来喝了一口水。卡尔逊·迪鲁不失时机地问他，失去的乐曲又怎能使他摆脱当前的困境。

“那些乐曲从未出版过，”来访者回答说，“它们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他转向南希说，“是你们年轻人喜欢的那类现代音乐，而且比我所听到的现代流行音乐还要优美得多。”

南希的兴趣陡然大增。

“我儿子之所以没有把那些乐曲送给出版商，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作品感到还不完美。”马奇先生解释说，“那时，他在即将参军之际，把那些乐曲放在了一处秘密的地方，如果把这些乐曲找到和出售出去的话，我孙女苏珊就会得到很好的抚养，直到长大成人。”

“马奇先生，究竟什么原因使您认为在那些书信里能找到失去的乐曲的线索呢？”南希问，她盘算着如何去帮助小苏珊和她的可怜的祖父。

“考妮，苏珊的母亲，曾给菲浦写信，要他告诉乐曲藏在什么地方。这孩子爱开玩笑。回信说，他将给考妮一些暗示，然后便可找到它们。这样，在收到为数不多的几封信之后——”说到这儿，老人低下了头，“便杳无音讯了。”

接着是一阵子沉默，然后迪鲁先生打破了沉默：“马奇先生，我女儿和我一时很难找到线索，不过，如果我们下功夫仔细研究一番这些书信，我想或许我们会有所发现的。”

“谢谢，谢谢！”这位老退伍军人连声道谢，“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您的功德。我绝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求您帮助的——而全是为了我的孙女苏珊。近来都是由朋友们照顾她，但是朋友们将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下星期初就要将她送回给我。我必须尽快做些打算，否则，我将因无力抚养而失去她。”

马奇先生呆拙地站起。他先向南希鞠了一躬，然后与迪鲁先生握手道别，便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走了几步刚到房子中间，身子忽然翘起了一下，他伸手按在钢琴的一个角上，

赶紧支撑住身体。

“马奇先生！您生病了！”南希喊道，迅速跑到他的身边去扶他。

她刚一抓住老人的胳膊，老人便头一晕倒在了旁边的睡椅上。南希和父亲一起呼叫了几声见没有反映，南希便赶紧找来女管家。女管家也没能使马奇先生苏醒过来。因此，迪鲁先生马上请来了医生伊万斯。

“严重吗？”检查刚一结束，迪鲁律师便急不可耐地向医生询问病情。“是心脏病吗？”

“还好，心脏没问题，”医生回答说，“他患的是营养不足症，需要静养几天，再进补一些营养丰富和有益健康的食物，慢慢就会好的。”

“为方便照顾他，让我们就留他住在我们家吧，爸爸。”南希向爸爸恳求说。父亲欣然同意。他们和医生一起把病人抬到楼上的客房。这边医生伊万斯服侍病人吃药，那边南希和女管家急忙到厨房去准备食物。

“我做碗肉汁汤，”女管家格林夫人手忙脚乱地说，“你烤些面包片，南希。”她吩咐着。房子里的人们都忙于服侍马奇先生，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穿着制服的送信小伙子来到房子门前的台阶上。房子里的人们更不可能知道这时有一个神秘的姑娘，急忙穿过街道，对将要敲响门铃的送信小伙说了句什么。

这个神秘的姑娘得知电报是给南希·迪鲁的，便冒名签收了电报，付了一些小费便把邮差打发走了，然后她装出一

副要走进房子的样子。而实际上，她一直躲在门廊处。等到邮差走远后，她便轻手轻脚地走开了。借着路灯灯光她拆开信封，迅速看了一遍电文。

“让我回复来电吧。”她暗自笑道，脸上露出一副自得的表情，很快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章 一栋旧楼房

因为南希对她本应收到的一则重要消息一无所知，所以她一直忙于帮助格林夫人照顾马奇先生，使他尽可能地感到舒服些。当马奇先生终于恢复了神智，吃着她们为他做的饭菜时，她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现在你们如果能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去，”马奇先生吃完饭说，“我就不需要再麻烦你们了。”

“请您一定躺在床上不要动！”好心的女管家要求说，“您一定要留在这儿，直到您感觉浑身有劲时再走。”

因为身体太虚弱了，他无力拒绝对她的盛情挽留，马奇先生只好从命。但坚持说，到第二天早晨一定要走。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南希又说服了他继续留了下来。并说需要他告诉她关于迷失的乐曲的更多细节。

“今天，您好好休息，明天，我们一起把那些信再看一遍。”她诚心诚意地劝道。

白天里，南希给这位老军人拿上来几盘食物，并鼓励马奇先生讲点关于他个人的一些事。南希发现，马奇先生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是一位乐观、有修养的人。在过去的几年中，他身体一直很虚弱，因此他没能够做很多的工作。

“我想让你某个时候看一下我的房子。”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马奇先生说，“当然，它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很长时间以来，我没能雇一位好管家，我无钱去雇，同样也无钱去雇用一位花园工。”

“房子有多久了？”南希问。

“超过二百多年了，至少，房子的一部分已有二百多年了。实际上，早先住在房子里的马奇家族那时还拥有奴隶。奴隶们住过的房间还在。”

“真有意思！”南希禁不住喊道，“等你身体恢复健康回家时，我将开车送你回去，请你领我看看那地方。”

正当谈话进行时，门铃响了。南希表示了一下歉意便匆忙到楼下去了。应声开门的女管家格林，这时让进来两位姑娘。

“你好，南希！”其中一个来者招呼说。

南希微笑着与她们打了招呼。

“天哪，乔治·芬妮！”南希喊道，看着她朋友的发型，“如果你再多剪一些头发，人们一定会认为你是个男孩子呢。”

“我乐意这样，”身材硕长、皮肤浅黑色的姑娘咯咯笑着说。她走向起居室内的收音机旁，打开开关，把调谐调到了舞曲节目。“巴克洛德曼一定喜欢我这种发型的，不然的话，他将不会邀我去参加舞会的。”

“南希，我们是来看一下，你是否为这个大型舞会准备了一套新的服装，”与乔治一起来的贝丝·玛文说。贝丝·

玛文是一位秀气丰满的姑娘。

“请告诉我你们正谈些什么，”南希恳求说。

“你仍像往常那样好卖关子，”贝丝笑道。

“你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指的是伊莫森学院的舞会。我们知道你将和内德·尼克森一起去，但是我们不知道你打算穿什么衣服。”

“你们在取笑我吧。”南希不无埋怨地说。

贝丝和乔治装出一副受委屈的样子，“干嘛搞得那样神秘？”乔治问。

“姑娘们，我对舞会的事一无所知，我一直未收到邀请。”南希声明说。

“没收到邀请？”两位姑娘震惊道。

她们想，或许内德最近很忙，没有时间与南希联系。

“但是他随时可能与你联系。”贝丝预言说。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内德打来的，我敢打赌。”贝丝补充了一句。

南希迅速地跑去接门厅的电话。电话是打给她的，但不是内德·尼克森打来的，而是一个名叫豪拉斯·雷利的年轻人打来的。他是伊莫森学院的四年级学生，一位长着一副具有吸引力面孔的青年，但是他常常自负得要命。南希不喜欢他。令她吃惊的是，他为什么邀请她去参加舞会。

“噢，我想我去不成，”南希直接了当地回答说，“非常感谢你的邀请。”

“我不喜欢听别人回答‘不字’，”豪拉斯坚持着，“明